

年輕時候，也有一些看相算命的給我算過命，這是我們中國人老風俗。年幼的時候，我母親給我算過命；在台灣，也遇到不少這些高人，算我過不了四十五歲。我的命比了凡還苦，壽命比他還短，他還活到五十三，我四十五歲就沒有了。所以在那個時候學佛，我就把我的壽命算到四十五歲；四十五歲以後，沒有了。四十五歲這個期間當中，自己一定要有一個成就。這個成就，就是決定要能夠往生淨土，我把目標定在這裡，自己要有個打算。可是到四十五歲那一年，果然我害了一場病，病了一個多月。我也不看醫生、也不吃藥，因為我自己明白，醫生可以醫病，不能醫命；命到了，你找醫生有什麼用處？所以就關起門來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每天有幾個學生替我做一點東西送給我吃，吃稀飯、醬菜。一個月之後，身體慢慢就好了。我是一生都沒有生過病。病好了之後，我們還繼續從事於講經弘法的工作。到晚年，愈來愈順利。

記得有一年，我在善導寺遇到甘珠活佛，那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章嘉大師的學生，大概差不多大我二十歲。遇到時候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你過來。我們也是很難得見一次面，非常歡喜。他說：你現在命運完全轉了。我說：怎麼回事？他說：從前我們都在背後說你。我說：說什麼？說：你這個人，人很聰明，可惜沒有福報，又短命。我說：這些可以當我面說，不要背後說；我說：我很清楚。他說：你現在這些年弘揚佛法，完全轉過來了；不但你有福報，而且你很長壽。我很感慨的是，到第二年，甘珠活佛就過世了。這是藏傳佛教裡面，一位很難得的大德，是一個真正的善知識，規規矩矩的出家人。現在在這個社會裡頭，能找到這樣規規

矩矩的出家人，確實不多見。我在香港遇到一位，就是聖一法師，大嶼山寶林寺的。我對他非常尊重，非常的敬仰。聽說這兩年，身體也不太好。他對於中國佛教貢獻很大。

所以命可以改。改命的方法，就是覺悟之後再不造惡。起心動念，要為別人想，要為社會想，要為眾生想，不要為自己想。這個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不容易。了凡先生做了十幾年，感應才現前。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年，感應才明顯的我自己能覺察得到。我學成之後出來講經說法，二十年才有一個小道場，就是景美的「華藏圖書館」。我弘法二十年，才有這麼一個地方；又過了五年，這才有一個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；再過五年，在世界上許許多多地方，我們建立「淨宗道場」。所以到晚年，確實甘珠活佛講的話應驗了，愈來愈順利，心地愈來愈清淨，愈來愈沒有替自己想。我今天活在這個世間，為別人活，不為我自己，自己沒有了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享受，早就放下了。印光大師晚年常說，我一無所有，我也不怕死。我現在差不多也入了他的境界，自己一無所有，真的也不怕死。死對我來講，是一樁歡喜的事情、高興的事情，因為我知道死了到哪裡去。生從哪裡來，死從哪裡去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就叫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」。這個話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